

# 《围棋少女》中的交通工具 及其流动性叙事功能

葛长义

(四川外国语大学 法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围棋少女》是华裔法语作家山飒的代表作和成名作,这部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它的流动性叙事,即小说主人公始终处于流动中,通过不断的空间变换探索世界和获得成长。其中,各类交通工具在小说的流动性叙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小说的叙事空间、叙事视角、人物关系、心理感受和故事背景等紧密相关。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解读交通工具与小说流动性叙事的密切关系,探索文学流动性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交通工具;流动性叙事;《围棋少女》

中图分类号: I0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3)01-0065-07

## 0 引言

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流动性的丰富内涵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得到了深入和全面的阐述,它指移动或具有移动能力的物或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性,也指迁徙和移民等半永久性的地理移动(Urry, 2007:8)。同时,流动性理论强调流动性的表征,即“通过文学、电影等表征策略为流动性赋予含义和意识形态”(Cresswell, 2006:3),强调空间既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因而赋予文学在流动性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把小说中人物的空间流动等作为研究目标。21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流动性转向”(Hannam et al., 2006:3)引发了文学研究对流动性的关注,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和理论资源,“引起了文学研究的震荡,文学领域的流动性研究成果之丰硕、研究活动之热烈丝毫不逊于社会科学”(刘英, 2020:30)。在流动性转向中,作为流动性媒介和流动性技术的交通工具变得更加重要,它们不单为流动性的增强提供了物质条件,还“生产和促进了社会关系”(Adey, 2017:210)。同样,在文学研究领域,“流动性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变革影响叙事结构和文学类型的衍变”(刘英, 2020:36-37)。交通工具与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法国文化批评家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他的《日常生活实践》(*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 *Arts de faire*)中将大众运输工具类比小说叙述,因为“两者都连贯组织不同的地点(places)使之构成空间(space),将一个符号系统组织成句型并产生意义”(燕子, 2011:118)。作为空间实践的手段,交通工具与小说叙事同根同源,这就“使文学流动性研究与空间研究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而流动性转向则为审视交通工具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崭新视角”(刘英, 2020:32)。本文从文学流动性研究的视

收稿日期:2022-09-16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法语小说中交通工具的文学功能研究”(2020PY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葛长义,男,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葛长义.《围棋少女》中的交通工具及其流动性叙事功能[J].外国语文,2023(1):65-71.

角出发,解读交通工具在小说《围棋少女》流动性叙事中的重要功能。当代华裔法语作家山飒200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围棋少女》(*La Joueuse de go*)获得法国中学生龚古尔文学奖,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讲述了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伪满洲国”小城千风市的凄美爱情故事。小说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它的流动性叙事,即小说主人公在空间变换和流动中追寻人生价值,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不断成长,其间各类交通工具为小说人物的空间流动和成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 1 流动的人物与空间的拓展

交通工具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密切了人与世界的联系。工业时代之前,人类出行主要依靠人力或畜力,这就造成了活动范围相对固定,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在彼此隔绝和孤立的空间内,因此“缺乏流动是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刘永丽,2017:204)。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工业革命的开展,火车、轮船等以机械为动力的新式交通工具被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应用到生产、运输和生活中。“在与工业革命的后果息息相关的人类现代生活中,新式交通工具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广泛而深入的。它们出没在城市和乡野,运行于陆地或水域,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出行工具。”(燕子,2012:132)借助于火车和轮船,人类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世界上的陆地和海洋被连接起来。然而,交通工具带来的“流动性不完全是解放性的”(Adey,2017:90),现代化交通工具也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提供了便利,使中国等地相继成为西方列强军事征服的目标。换句话说,交通工具对人类的冲突和战争影响深远,正如安德烈·勒博(André Lebeau)在《技术升级》(*L'Engrenage de la technique*)中指出的,“交通技术的进步扩大了人类的冲突区域,引发了世界大战,而这些大规模的战争是恺撒和拿破仑时代所无法进行的”(Lebeau,2005:242)。在西方列强的侵略过程中,火车和轮船成为主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19世纪60年代火车和铁路在中国一出现就与国家命运和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在一起,“带来的民族创伤记忆一直没有消失”(陈建华,2017:22)。同样,轮船使西方列强得以沿江深入中国腹地,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苦难。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小说《围棋少女》的故事背景正是抗日战争和日寇占领下的中国东北。

作为流动性表征,移动或具备移动能力的物或人是小说流动性的重要体现。在《围棋少女》中,移动的物和人通常结合在一起,即小说人物乘坐各类交通工具,在不断的空间变换和流动中思索和追寻人生价值。24岁的男主人公日本中尉军官来自东京,在军国主义的蛊惑下决心奔赴战场为家族争光,他首先“在军乐队的喧嚣声中上了船”,接着“在朝鲜的釜山登陆,然后挤进一列火车向北挺进”,三天后,“列车在深夜到达满洲边境”(4)。在离开家园追寻荣耀的过程中,轮船和火车拓展了他的活动空间,也创造了新的文学叙事空间,因为“交通工具常常是小说叙事空间构成中的重要一环,是富有张力的空间想象的中介物”(李彦姝,2016:29)。这种想象的“文学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模仿和再现,它一方面具有现实空间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它并不等同于现实的空间”(王欢欢,2018:62),如同小说中真实存在的地理坐标(如哈尔滨)和虚构的千风小城。

从哈尔滨到千风市的行军途中,男主人公乘坐的同样是“充当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的火车(李彦姝,2016:30),它已不仅是交通工具,而成了一个重要的叙事载体,影响着小说的叙事进程和节奏。“火车猛地停了下来,把(他)从睡梦中摇醒”,迎接他的是“冰冷的黎明”和战争阴霾下的土地:“灰蒙蒙的天空下是火烧后的一望无垠的焦土,举目四望,皆是一片荒芜,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棵庄稼。”(73)火车把他送入残酷的战争环境,他对中国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他自幼“就梦想

着神秘的中华帝国,常爱在纸上勾勒出雄伟俊奇的亭台楼阁,英勇善战的天朝战将。之后,(他)又迷上了(中国)的古典文学”。但来到千风市之前,他对中国的认识仅限于哈尔滨,与“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他发现千风市“虽然归属“满洲国”,却让人能感觉到它身上永恒的中国气息”:这里的人“大都面貌清秀”“典雅纯净”“他们的祖先是清朝皇族或是宫中杂役,血管中流淌着满族、汉族和蒙古人的混血”(91)。小说男主角借助火车深入中国腹地,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近距离地接触当地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入。在出发之前,借助于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男主角关于中国的主观、固化的异域想象已经形成,而火车之旅为他提供了进入现实中国的机会,“好奇的冲动”和“了解的渴望”(Affergan,1987:15-16)促使他打破固有想象,走出军营探索全新的认知,进而有了与女主角相遇的可能性。由于能讲地道的北京话并精通围棋,他被上级派往城中心的千风广场从事间谍活动,在刻有棋盘的石桌旁遇到16岁的女主角并向她挑战,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对弈。山飒选择了中日两国皆有的文化符号“围棋”,将战争和爱情置于象征博弈和对抗的棋盘之上,讲述了中国围棋少女的成长经历和日本军人的思想变化。

小说的流动性叙事特征还体现在小说男主角的思想变化和对自我身份的反思上,也就是作为具身体验的流动性,即“移动的体验和方式对移动主体发生影响”(Cresswell,2006:3)。对此,借助交通工具实现的空间拓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日本军官怀揣为帝国献身的理想来到中国,然而,残酷的战斗和与中国少女的对弈促使他思考生命、爱情和战争,逐渐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和命运:“在满洲的系列作战,使我理解了军人的伟大和渺小。我们仿若棋盘上的芸芸众生,只能听命行事,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派向何方,只能为全局的胜利而默默牺牲。”在与中国少女的对弈中,他自比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官,由为战略需要被包围剿杀的棋子想到士兵的牺牲:“这些棋子的死,与那些无名战友的英逝,又有何不同?”(148)随着部队的南下和战局的扩大,他又乘火车来到北平。至此,小说人物流动和空间拓展的路线已明晰,那就是“东京→釜山→哈尔滨→千风市→北平”,而在整个旅途中,他的思索和心理成长从未间断。激烈的战斗让他“真正见识了战争的伟大和残酷”(238)，“血腥的战斗,疲惫的行军,战友的阵亡”,使他“平生第一次对军旅生活失去了兴趣”“我们像逆流而上的鲑鱼,向死亡游去”。战场上的误会使他们自相残杀,他最终认识到战争的荒诞和人生的虚无,认识到自己是“在灰土蒙蒙的世界中无目的地前行”(239)。不难看出,流动带来的空间拓展促使小说人物与他者接触,并对生命价值、“他者表象”和“自我与所在空间的关系”(Westphal,2011:123)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不断发生变化,体现了人物身份的流动性,即“小说人物的身份是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逐渐形成的”(Ricoeur,1990:211)。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中国少女乘火车逃离令她窒息的千风小城来到北平,之后在逃难中不幸被日本兵捕获,与小说男主角再次相遇并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为了让她免遭部下凌辱,日本军官在绝境中杀死她后毅然决然地饮弹自尽随她而去。空间拓展引起的男主角内心变化与小说故事的悲剧性结局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 2 移动的视角与全新的感受

“人类每一次在速度方面的突破都在改变着小说的叙事方式,如小说的叙事视角、节奏等方面。”(Loehr,2015:37)交通工具在把小说人物带到新空间的同时,也为他们创造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影响着小说的叙事。在叙事视角方面,小说通常“采用内部视角与电影拍摄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Loehr, 2018: 64), 通过小说人物移动镜头般的眼睛观察外部世界, 小说人物“与读者共用同一个视角, 分享感官经验”(Loehr, 2018: 32)。《围棋少女》的叙事中多次采用移动的内部视角, 通过主人公的眼睛观察周围环境。比如, 女主人公乘坐黄包车与好友敏辉去七韵山约会的途中, “从(黄包车的)帘下可以望见车夫赤裸的双腿有节奏地跑动”, 并看到“天蓝的路面闪过落叶、废纸、鲜花和行人杂错的脚步”(66)。通过一个“闪”字, 黄包车的运动变换为所见之物的移动, 黄包车变成了凝固的静止空间, 带来运动与静止的错觉。《围棋少女》中另一个典型场景是女主人公乘坐黄包车穿过古董市场的移动镜头式描写: “沿街地摊上摆着家什摆设, 瓦罐瓷器, 一轴轴发黄的字画发出阵阵潮气。商贩们都是些没落的满洲贵族, 衣衫褴褛, 整天叫卖着这些祖传古玩, 赚了钱就去吸大烟, 在陶醉中逃离现实世界。”(177-178)在此段描写中, 黄包车上女主人公的眼睛如同移动的摄像机镜头, 记录沿途所见的人和物, 文中列举式的描写和从中透露出来的厌恶之情也是采用内部视角的重要体现。日本军官来到千风城后同样乘坐黄包车, 他穿过城市赴千风广场的途中所见, 也属于移动镜头般的描写: “我们经过城脚下, 那里聚集着乞丐, 走索的、吞火的和耍猴的。车夫又自豪地把市政广场指给我看, 那里有几座过时的豪华宾馆, 却是现代化的象征。”(110)除了相对移动, 交通工具同样会使观察视角渐近或渐远, 如同电影拍摄中的推拉镜头, 通过距离变化改变人们对观察目标的视觉效果。比如, 小说中女主人公乘坐黄包车与朋友告别的场景, 就是利用了交通工具的渐行渐远赋予小说人物特别的视觉感受: “我在黄包车上挥手向敏辉告别。人行道上, 他的身影由一竖变为一点, 面容逐渐消失在昏暗的城市之中。”(90)移动的黄包车上女主人公的眼睛如同渐行渐远的摄像机镜头, 记录了因距离变化而产生的视觉效果, 推动了小说的叙事进程: 敏辉消失在昏暗的城市中意味着即将降临的危险和生命的消逝, 而非普通的恋人别离。

由交通工具而产生的移动视角还与流动中人物的身心感受密切相关。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空间的变换, 在乘坐过程中, 速度、距离变化、晃动等因素使乘客产生身体和心理上的全新感受, 如兴奋、恐惧、头晕、昏睡等。比如, 火车能够“让小说人物被动地移动, 直至产生濒临失去意识的心理感受, 如麻木感和眩晕感”(Loehr, 2015: 27)。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火车上的旅客坐在技术进步带来的速度之上, 感知逐渐被模糊化和碎片化, 窗外的风景在行进中不断变形、伸缩, 变成一幅幅转瞬即逝的以车窗为框的印象派画作, 或只是变成了简单的几何图形”(Gannier, 2001: 106)。在《围棋少女》中, 日本军官乘火车从哈尔滨来到千风市, 长时间的火车旅行使他昏昏欲睡, “火车猛地停了下来, 把(他)从睡梦中摇醒”。他在混沌中“连滚带爬”下了火车, “一边随着大队人马前进, 一边继续打着盹儿”(73)。火车旅行带来的“舒适的晃动和富有音乐感的节奏”(Gannier, 2001: 105)使主人公处于如梦如幻、感官失灵的昏睡状态, 在不知不觉中被动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空间, 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迷失感和无力感。火车带来的全新感受表明, 技术进步对人们的感知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3 流动的空间与变化的情感

除了能够提供移动的观察视角和带来全新的身心感受, 交通工具还拓展了人际交往的方式, 为不同性别、种族和阶层的人创造相遇、相识和相知的动态空间。在小说中, “交通工具为无任何缘由相识的两个小说人物提供了理想的偶遇场所, 如《情感教育》第一章里的蒸汽轮船和《羊脂球》中的马车”(Moreau, 1994: 43), 从某种意义上讲, 交通工具能为人们的相遇“制造偶然和意外”(Meiner,

2008:9)。然而,小说人物在交通工具建构的空间内(如车厢)相遇这一文学范式在《围棋少女》这部小说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但交通工具却为男女小说人物之间情感的变化升级提供了流动的空间。根据不同的交通工具,这种流动空间可以是密闭的(如电车、火车),也可以是开放或半开放的(如自行车、黄包车)。在《围棋少女》中,女主人公使用最频繁的交通工具当属黄包车。黄包车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乘坐最多的代步工具,拥有半密闭性狭窄空间,最多可供二人乘坐,这就“构造了一个男女身体接触合法化的最佳空间”(刘永丽,2017:206),为小说男女主人公进行肢体接触提供了便利,使青年男女恋爱展示出异于传统的方式,为小说情节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在小说中,女主人公与敏辉乘坐黄包车去七韵山的段落就是例证之一:

我还没来得及惊呼,敏辉已跳上车。他一手揽住我,一手放下车帘:“去七韵山!”黄包车在狭窄的街巷中穿行。被阳光晒得发黄的车棚把我们与外界隔离。敏辉的呼吸沉重起来。他的手指滑过我的颈项,深插入我的长发,抚摸着我的头颈。我吓得屏住了气,却又感到一阵莫名的狂喜。(66)

黄包车里的肢体接触对青年男女恋情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小说中另一个例子同样是女主人公乘坐黄包车去七韵山,不过坐在他身旁的不再是敏辉,而是与她对弈的日本军官:

她举手叫了辆黄包车,让我上来坐在她旁边。“请拉我们去七韵山!”阳光透过车棚射了进来,给她的脸上笼上了一层金色的面纱。光明中,可见车顶飘下浮尘,悠悠地落到了她的睫毛上。我拘谨地坐长车椅的另一头,尽量与她保持距离。这一切都是徒劳。车转弯时,我们的双臂相触,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她冰冻的肌肤咬了一口,身上不由得发痒。她装作毫不在意。她的颈间散发出少女特有的香气,好似绿茶与香皂混合的味道。黄包车轮轧过一块石头,我俩的大腿又碰到了一起。兴奋与羞耻一同折磨着我。(195)

与中国少女并排而坐,黄包车狭小的空间给了日本军官近距离观察她的机会。尽管保持拘谨的坐姿,但由于黄包车的移动和颠簸,他最终还是与中国少女产生了肢体接触,这进一步唤醒了他的内心的情欲,使他“无法抑制想拥抱她的冲动”,并“随时准备像飞蛾扑火般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看到中国少女“面无表情,双眉紧锁,一味凝视着车夫的背影”(195),他也只好“尽力把手放在膝盖上,规矩地夹紧双腿”(196)。日本军官既感兴奋又感羞耻的复杂心理再次表明,黄包车建构的私密流动空间对男女恋情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拉近男女之间关系的除了黄包车还有自行车,它同样可以让男女之间的肢体接触变得合情合理。在小说中,晶琦骑自行车送女主人公回家的场景印证了这一点:

(我)于是小心翼翼地跳上了(晶琦)的自行车后座,左手提着鸟笼,右手揽住他的腰。他快蹬起来,为了保持平衡,我死死抓住他。我的手指从扣眼中滑过裘皮绸缎,摸到他的小腹。他皮袄下穿着棉质内衣,我的手掌能感觉得到他灼热的体温,他的肌肉随着腿部的运动时紧时松。我不由得面红耳赤,赶紧抽回了手。转弯时,晶琦故意将身子偏向一侧,让我不得不紧紧搂住他。(72)

在这段描写中,自行车让男女主人公紧紧坐到了一起,自行车的行进让他们的肢体接触变得自然,进一步拉近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距离,加强了彼此的好感,为小说人物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自行车是文学作品中常有的意象,在“文学叙事中,单车少年身上散发的青春活力以及对无处安放的过剩荷尔蒙的宣泄冲动,勾起人们对于似水流年的缅怀。在以伤感或欢快为底色的青春文学作品中,单车是一道意味深长的风景线,是浪漫主义、怀旧情结充溢其中的意象”(李彦姝,2016:33)。可以说,交通工具构建的流动空间重构了人物关系,与小说人物的情感变化有着直接关系。

#### 4 流动的社会图景与变迁的时代

“交通工具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最具实用意义的器物之一,它的内在属性与外在形态随着历史发展、文化更新、科技进步而始终处于变动过程中。在某些特定语境下,交通工具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它强化某个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存在意义和内心状态,构建一种‘天与人’或‘人与物’合一的文化意境,或为某段历史记忆的顽强存在留下图景式的生动证据。”(李彦姝,2016:31)在《围棋少女》中,各类交通工具如有钱人乘坐的汽车,城市平民乘坐的黄包车,以及被视为“富家子弟奢侈品”的自行车组成了一幅流动的社会图景。交通工具是权力的象征,它们的差异意味着阶层的多样和社会的不平等,是小说中满洲小城千风市社会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从交通技术发展层面还原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风貌,突出了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小说中,日本军官初到后将千风市与哈尔滨进行比较,对比的层面正是交通工具上的差异:“这里的车辆要比哈尔滨少,很少堵车。没有电车,人力车夫们不辞辛劳地日夜奔波着。自行车则是富家子弟的奢侈品。”(91)日本军官的描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风貌,即“机械和电力牵引与人力牵引并肩而行”(史明正,1995:281)的状况,而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处于现代和传统之间不断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交通工具“属于建构城市空间的硬件部分,意味着人流物流的运动”(陈建华,2017:6),它们从侧面折射出的不仅是“历史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社会风貌”,还有“时人的生存状况”(李彦姝,2016:33)。自行车是小说中富家子弟敏辉和晶琦的交通工具,代表着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而且“作为一种个人的流动性形式,自行车不受公共交通工具的僵硬的时刻表和固定的路线的限制,体现了身体与技术的交融以及移动的灵活性”(曾魁,2020:62)。电车是交通技术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它的缺失表明了千风市与哈尔滨的发展差距,而正是这种落后状况深深吸引了日本军官,让他感觉到这里“虽然归属满洲国,却让人能感觉到它身上永恒的中国气息”(91)。传统的黄包车是千风市主要的大众出行工具,车夫们代表为了生计日夜奔波的广大社会底层人民,是受奴役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缩影。小说中“人力车和电车这两类看似微不足道的交通符号,凸显的不仅仅是(哈尔滨和千风市)这两座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且也反映出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心理及历史沿革等方面的种种差异”(王海燕,2013:125)。两座城市不仅是小说人物的活动舞台,还标志着小说的叙事进程,因为尽管时代在变迁,静止的千风小城却没有任何改变,包括交通工具方面,这与日新月异的外部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进一步突出了变革年代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5 结语

“交通工具由于与人的实践行为及心理活动互相缠绕,于是也就常以特定的角色进入文学语境,被作家赋予更多工具性之外的文学功能及美学意蕴。”(李彦姝,2016:27)一方面,小说中的交通工具反映了交通技术的发展和变革,它们所代表的“流动性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刘英,2014:93);另一方面,作为小说流动性叙事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们拓展了小说的文学空间,创造了移动的观察视角,使小说人物拥有全新的心理感受,形成的流动空间拉近了小说人物的距离,促进了人物关系的发展,影响着小说的叙事节奏。“交通工具绝不仅是工具,它不仅重塑了我们的时空体验,而且重塑了围绕着流动的权力关系。”(朱璇等,2017:106)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人员、商品、信息、资本等的流动性不断加强,作为现实反映的文学作品的流动性叙事特征势必越来越明显,对交通工具

的思考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为文学流动性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参考文献:

- Adey, Peter. 2017. *Mobility* [M]. London: Routledge.
- Affergan, Francis. 1987. *Exotisme et altérité* [M]. Paris: PUF.
- Cresswell, Tim. 2006.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M]. Taylor & Francis.
- Gannier, Odile. 2001. *La Littérature de voyage* [M]. Paris: Éditions Ellipses.
- Hannam, Kevin; Sheller, Mimi; Urry, John. 2006. Editorial: Mobilities, Immobilities and Moorings [J]. *Mobilities*(1): 1-22.
- Lebeau, André. 2005. *L'Engrenage de la technique* [M]. Paris: Gallimard.
- Loehr, Joël. 2015. Au commencement était la route [J]. *Poétique* (177): 19-41.
- Loehr, Joël. 2018. *Le Regard et la voix dans le roman moderne-Initiation à la narratologie* [M]. Shanghai: Éditions Shanghai Yiwen.
- Moreau, Jean-Luc. 1994. Odyssées [G] // Tverdota, György. *Écrire le voyage*. Paris: Presse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 Meiner, Carsten. 2008. *Le Carrosse littéraire* [M]. Paris: PUF.
- Ricœur, Paul. 1990. *Soi-même comme un autre* [M]. Paris: Seuil, coll.《Essais》.
- Shan Sa. 2001. *La Joueuse de go* [M]. Paris: Gallimard.
- Urry, John. 2000.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London: Routledge.
- Urry, John. 2007. *Mobilitie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estphal, Bertrand. 2011. *La Géocritique. Réel, fiction, espace* [M].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 陈建华. 2017. 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彦姝. 2016. “往来交通”的文学功能及美学意蕴[J]. 文艺研究(10):26-35.
- 刘英. 2014. 女性与流动性:美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书写[J]. 妇女研究论丛(6):93-100.
- 刘英. 2020. 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J]. 外国文学研究(2):26-38.
- 刘永丽. 2017. 现代交通工具与文学书写方式的变革[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203-209.
- 山飒. 2002. 围棋少女[M]. 赵英男,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文中只标明页码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 史明正. 1995. 走向现代化的北京城[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海燕. 2013. 车·城·人——中国现代文学交通叙事中的北京与上海[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9): 124-128.
- 王欢欢. 2018. 空间转向与文学空间批评方法的建构[J]. 中国文学研究(2):60-66.
- 燕子. 2011. 新式交通工具与新体验空间的生成——以海派小说为中心[J]. 励耘学刊(文学卷)(1):102-124.
- 燕子. 2012. 车厢小社会——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式交通工具[J]. 汉语言文学研究(1):132-142.
- 曾魁. 2020. 《虹》中的性别空间与流动性[J]. 外文研究(2):60-65.
- 朱璇,解佳. 2017. 移动性抑或流动性?——翻译、沿革和解析[J]. 旅游学刊(10):104-114.

##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ir Function of Mobility Narrative in *La Joueuse de go*

GE Changyi

**Abstract:** One of the striking features of *La Joueuse de go*, a masterpiece and famous work by the Chinese-French writer Shan Sa, is the mobility narrative, in which the protagonists are always on the move, exploring the world and growing through constant spatial changes. The various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ovel's mobility narrative,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ovel's narrative space, narrative perspective, character relationships, psychological feelings and story context.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novel's mobility narrative from these aspects, and explores new perspective on literary mobility.

**Key words:**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 mobility narrative ; *La Joueuse de go*

责任编辑:李小青